



三 通 小 叢 書

猴 子 拾

該 虎 家 等 著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1069

注意

本局小叢書，爲便利讀者選購起見，特分類編列號目；並以封面紙色表示內容區別。敬請注意。

一・粉紅色（二〇〇一——二〇〇〇）

現代文學（小說・戲曲・詩詞）
隨筆・外國文學

二・天藍色（二〇〇一——三〇〇〇）
古文學

三・淡黃色（三〇〇一——四〇〇〇）
自然科學

四・鵝黃色（四〇〇一——五〇〇〇）
哲學・宗教・教育・美術・歷史

五・淺妃色（五〇〇一——六〇〇〇）
社會科學・法律・社會・政治・經濟

目次

目次	
猴子拴(臧克家).....	一
人與人之間(李守章).....	一六
多收了三五斗(聖陶).....	三六
五月的支那(黑嬰).....	五四

485299

猴子拴

猿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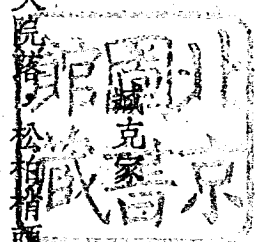
拴

泊鎮的莊前，有一座閻羅廟，四面高牆圍住一個大院落。松柏梢頭翠森森的攢出牆外，大門兩旁的神像和泥馬，給風雨侵蝕得不像樣子，門上一把大鐵鎖，生滿了黑銹，一條長石子甬道一直通着大門和後面的三間大殿，因為革命以來神權的下降，所以這廟裏的香火也十分冷落。

夜間人腳靜的時候，有個影子從東牆投進來，呼的一聲落到地上，像古潭中擲入一塊石子，打破了這破廟中的寂靜，然後月光把暗影從稀疏的松柏的枝葉下送到大殿門口，接着一陣門戶啓閉的聲響，那影子便進去了。

大殿裏亮起了一支蠟燭。

一種沁骨的鬼氣充滿了這三間大殿。藍色的燭光下現出了一個恐怖的世界。



神台上矗立着十座閻羅，各帶一副不同的表情，就像不同顏色的面孔一樣；不過其中每個鬼臉表情，都會叫一個良心清白的心也要感到不安。紅色的，白色的鬚鬚拖到半胸，給從門縫裏透來的風吹動着，彷彿是神在呼吸。神台下一列牛頭馬面，一隻手持一柄大刀，另一隻握一本生死簿子，臉上帶着小着操有人間生殺之權的嚴威。

四面見不到牆壁，只見一具一具重疊的黑棺，僅能在棺木層的上邊看見幾片抹糊的壁畫，有劍林，有油鍋，有狗山，劍尖上串着人肉，狗口裏銜着一個血淋淋的人頭，油鍋底的火焰，紅得像人的舌頭。

剛才進來的那個人，很習慣的點亮了殘燭之後，便在神台底下坐下了，從鼓起的胸前，掏出一件被單，又接着掏出了一些小孩子衣服和些零星的東

西，把這些物件統統放在地下，他轉身到了神台後面取來了三支香，就燭上把香燃起，很恭謹的回到了原位，雙手把香捧得和胸一樣齊，然後他雙膝跪在地下，一連拜了九拜，什麼話也沒有說一句，香煙從他胸前一直上衝到神的面前。

他立起來的時候，香烟已經滿屋了。

他把地上的東西重新塞到胸前，便走向西牆，熟練的爬梯子似的腳踏着齒錯的棺口，手把住上面的棺緣，一直登上了最高層像不費力的打開了棺蓋把東西全填進去，反身把燭息了，送到了神台後面，重新摸索着爬上來，把身子攢進棺去，用手把蓋子合好，只留一個氣孔，這時全屋裏是一片黑。

這樣的情形，他在每晚溫習一遍。

有一天晚上，情形沒有什麼不同，只是他回來的時間比以前早些，跳過

4 牆來的聲響，也比往常顯得沉重些，他的腿似乎出了意外，踉踉蹌蹌的拖進門來，連燭也沒點便攢進棺去了。

死寂裏有從睡夢中叫出的呼痛聲。

三 他半夜裏忽然醒來，第一件記起的事，就是今晚忽略了燒香，腿的負傷雖是在前，他自憐的心也覺得這是神的譴責。這時一縷月光照在一個閻羅的小紅臉上，這紅色在他眼裏是嗔怒的表現。同時他腿上的狗咬的每個牙印，都隱隱的痛起來了，他突然覺得惡狗山的一羣惡狗在咬着他的腿不肯放口，這一夜在內疚和痛苦中挨過了。

在一個暴雨的夜裏，時間已在他睡下之後，突然一聲像坍了牆似的，不久，大殿的門也一陣亂響，接着一道急劇的脚步聲踏進門來，又是一陣抖擻簾衣的聲響，吱啦的一聲像擦一枝火柴，一派旱煙的氣味直從棺縫裏襲入他

的鼻中，在往常，這時他應該在夢鄉了，今夜這奇異的動靜，使他無論如何也不能睡去，把耳朵側起靜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咚，咚，咚，」數銀元的聲音，他連數目都記在心裏了。

待了不久，腳步聲分明向西移來。接着一種攀援的細聲響在棺木上，最後，清清楚楚他聽着在他睡的那具棺木蓋上倒下了。

他靜靜的守候着時間。

一陣鼾聲在他耳邊響起來了。

突然的一聲怪吼，遂即棺蓋也向上衝動。像起了屍的死人吼叫着衝出棺來，睡在上面的人，睡夢中一聲喊叫便破門而去了。

泊鎮閻羅廟裏出了妖，第二天早晨便傳遍了附近的村莊。

和這事一樣悚人聽聞惹得家談巷議的還有趙婆婆燒香得了神助的一件奇

事情是這樣。

趙婆婆是泊鎮的一個老寡婦。她的家庭除了她就是她的兒子。住着王紳士的兩間茅屋還種着他三四畝地。她的兒子生下來耳後有一個肉椎，取名叫他猴子拴。他現在正當壯年，筋肉像生鐵鑄的一般，扣一下彷彿可以發出鏗然的聲來。他天生一副倔強的性格，老是用一雙不服氣的眼去看世間的一切事。他覺得只要自己努力，總會有好的結果。

他一年到頭老是苦作着，從鷄叫一直到落日。農忙時節他把身子埋在坡裏，秋冬閑暇的日子便背起糞筐到各處去檢糞，疲倦不容易爬上他的臉，生命的活力，真像泉水一樣。

還可以從一些小事上看出他的勤苦來，小院子雖然狹隘，然而在他不住

的整理之下，乾淨得像一面明鏡，觸到眼裏叫人感覺到非常的舒適。

「老天不負勤苦的人。」在每次秋收比鄰家格外豐富時，他便如此快樂的想着。

他們住的這兩間屋，一間是寢室，另一間是當門，現在母子二人住着總算很舒適。有時燈下母子話閑的時候，他常對母親講，將來頂好再從東頭接上一間。她聽了也很歡喜，兒子的意思母親是明白的。

他的房子對着王紳士後院的外牆，裏邊一株高大的古槐在這盛夏的時節綠蔭遮到他們的小院子裏來，就像主人的福蔭蓋着他們一樣。

晚上院子裏從古槐上飄來了風，他同母親在清風的飄拂下清談着，看月亮爬上東牆，又送她下西天，他們做着快樂的夢。

有一天王紳士的女僕過來給了他們一道命令。

「老爺嫌後院太小，要向後坐出一丈，明後天就要動工。」

母親聽了驚了一下，不自覺的迸出了一句：

「那怎麼好呢？」

三
通
做搬家費。」

女使傳達了命令就起身走了，母親直送到門外。

小
叢
「給老爺謝賞，」她的聲音有點顫動了。

母親回到家來一聲不響只是嘆氣。

「不怕，有我？蓋幾間屋還不容易！」他好像滿不在乎的勸着母親。

「大熱天裏。」

母親說了又長歎一口氣。

「反正兩間屋終於不夠住的。」

母親沒有回答；兒子的話顯然是前後照應的。

王紳士的新牆在衆手之下很容易的成功了。

他們的小院子全被新牆吞去了。屋門距牆面不到一臂遠，晚上，母親睡了。他一人坐門裏納涼。大樹蔭再也投不來他的身旁了，遙遙的望去只見樹不住的搖擺，但是他把破蒲扇不住着搖也沒有一絲風。蚊蟲在他四週亂哼，攪擾着他，像人間的磨難故意去試驗一個學佛的誠心似的。

牆裏邊不時透出嬌嫩的笑聲和小孩子追逐嬉戲的聲音來，惹得西鄰的小狗從巷東直吠到巷西，他突然立起來想去打走這討厭的畜生，當面的新牆在他疏忽中給了他一個利害的打擊。

白天，大樹上的蟬在高枝上叫得起勁。晚上他總是不能早睡，牆裏的人

們睡得也很晚，不過同是遲睡，却有不同的原因。

開始工作了，他一個人。

因為新屋須拆用舊屋的材料，所以先行拆屋的工作，母親到鄰舍寄宿，他就睡露天裏。

泊鎮的地勢很高，吃水是個大問題，尤其是到了夏天，搶水簡直像搶命一樣，他半夜裏就早跑到北溝的泉子旁候着。

「畜生！人渴死了，還搶水去和泥！」

時常有小石子飛到他的身上。

白天，晒一身太陽，鐵色的皮上開出一片一片的白花。晚上在露天下，打一身露水。

新屋草草的成功了，泥土裏和着他的汗他的血。

屋成了，人却病倒了。

是熱病。

母親急得什麼似的，把他弄到還沒安好門戶的新屋裏子來，日夜守着他，像守着自己的生命。

他昏迷得不知人事，半睡半醒的，飯也不吃，白天黑夜只守住一壺涼水。

一個月過去了。

他瘦得只剩兩隻大眼。那一身筋肉像日光底下的雪人殘瘦得可憐，看見過他從前那樣子的人，絕想不到他會變成現在的樣子的。

王紳士非常注意他的病，常打聽他病的情形，後來看他是不希望再種他的地了，便使人告訴他母親把地全退了。母親把傷心藏起來，怕他知道，

其實就是當面對他講，他也不會明白的。

「呵！我們的莊稼……！」

這是在發燒時憤好說的一句嘆語。

三 「莊稼東鄰老李已經替我們割了。」

通 他像沒有聽見，在地上不住的亂滾，一種虛浮的紅光朦朧在他臉上。

小 請大夫吃藥在鄉下的窮身子是不容易辦到的，何況趙婆婆對神的信心比

叢 對大夫大呢。

曹 她爲兒子的病許下了口愿，早晚兩時燒香禱告，只要叫兒子好了，她便

吃常齋，在每次大熱潮上兒子身時，她便坐在他旁邊不住的念阿彌陀佛。

他的病隨着季候漸漸的有起色了。她看見兒子的病一天比一天好，她吃齋念佛也愈起勁了。

秋風帶來了涼意，他的心還不想穿衣服，可是他的身子已經不允許了，母親把自己的破夾衣打在他的身上。

「現在你好歹算逃出了閻王關，我的話也不能再悶着了。」她在一個晚上對他兒子講。

「我們種的地因為你的病也失掉了！現在眼看冬天就要到了，一無草二子沒糧，還有……」說着她看看自己又看看他身上的衣服。

像一個春雷驚醒了深墊的夢，他聽了這話把眉頭皺一下，但立刻又放下來，像毫不在意似的。

就在第二天早晨猴子捨失了踪。

也就是從那天起，趙婆婆窗台上每天早晨不翼而來一些食品和金錢。她自信這無疑的是燒香感動了神，同時她對於兒子的失蹤也並不比他病重時還

悲傷，因為神一定也保佑他的。

泊鎮近來失盜的案子差不多每晚都發生，這證明一定有個常賊潛伏在村子附近，這個賊對地道很熟習，雖是大家都嚴加防備，然而他曾沒被人扣到過一次。

三

「猴子拴呢？」

通

有時村人這樣問她。

叢

「到關東去了。」

書

這是她的答話。

日子過得久了，猴子拴的影子漸漸從人心上淡滅了。

在一個嚴冬的雪天，區公所門口集滿了人，各人飄一身雪花，人頭齊攢着爭看一件什麼奇怪事。

「呵呀！……！」

一陣沒命的嘶喊從裏邊響出來，叫人聽了連心都發抖，奇怪的很，大家的臉上却堆滿了笑。

這就是在用皮鞭抽那個積案如山的懸在樹上的那個大賊。

大家的眼滿含着積恨一齊射到他的身上。

「兔兒不吃臥眠草，這該死的——！」

一些人這樣的詛咒著。

一鞭一條血痕，一鞭給羣衆一個快意。

這個賊的臉上身上全是一片血。白雪花落在上面，立刻又化成紅水滴下來，連地上的雪都染成了紅色。

大家忽然讓開了一條道，這個血肉模糊的罪人在許多狠毒的眼光下踉蹌

的拖一道血綫走出了公所的大門，最後，他用了一雙不服氣的血眼回頭向大衆環顧了一下。

在這案子鬧了十天以後，有人在村南一口枯墳裏發現了猴子拴的尸首，帶一身乾血，一雙不瞑的眼睛。

以後，趙婆婆家的神再也不靈了。

人與人之間

李守章

書 叢 小 通 三

一

一九二九年的夏天，在上海福州路中市正翻造成功了一排油漆輝煌的鋪面；當那些叮叮咚咚的鐵鎚聲還沒有離開松木板的時候，早已有幾家裝璜得極其華麗的商店，在方大的玻璃窗上貼着「油漆未乾」的告白，在那兒「先

行交易」了。

在這一排嶄新的鋪面頂東頭的一家，是當地某大慈善家所經營的一升藥房，藥房的後面還留着一塊空地——也許是那地皮的東家高擡地價的緣故，這兒很久沒有建起房屋，於是這瓦礫零亂的曠場，便積起好多堆的垃圾。

曠場的三面都是高聳的洋樓。洋樓的最低一層的後門，也就是普通用來做廚房的一間屋，都團團地圍繞着這些垃圾堆的三邊——牠們是垃圾的供給者。僅有靠東的一面，是一條短短的，也頗算是繁盛的一條不知名的馬路。

一個炎熱的傍晚，正當那些高樓大廈的陰影，帶了一些清涼投到這喧囂的都市上來的時候，在這些垃圾堆裏，也就減殺了好些熱毒的氣味。只有對馬路的西向的樓窗上，剛反映着落日的餘暉，像是故意地露着燦爛的金齒，向這兒投下了幾道輕蔑的惡意的嘲笑。這時候，這兒正有兩個襤褸的窮孩子

在扮演着「全武行。」也許他們是例外地賞識過幾回舊戲的，他們的模倣很有些像樣。他們的武器，一個是旋轉着短的竹桿，而另一個是揮動着一把衣尺，垃圾堆是崗巒起伏的背景，而垃圾噴發出來的腥臭，成了這小劇場的氛

三 團。

「頭上來起！我裝呂布，你做張飛——好哇？」那大一些的孩子命令地小問，他的名字叫阿壽。

「張飛年紀要大罷？我裝呂布——」年紀小一點的小毛說。他的武器是書衣尺。

「不行！你這醜鬼，你哪能裝呂布？我偏偏要你做張飛！」阿壽將竹棒一橫，豎起了一對兇惡的大眼。

「好……咯，我就做張飛罷。」兩隻無助的黑瞳子，表示小毛無可如何

地被降服了。

於是他們開始混戰，所幸兩分鐘以內，衣尺還勉強可以招架，沒有演出流血的慘劇來。

「你要裝出打敗仗的樣子纔行呢！」阿壽用短棒壓住了衣尺，指導似的說。

「哦，張飛的本領要大罷？」小毛不服。

「呸！你一點不曉得，你聽見說過嗎？劉關張三個人還打不贏呂布哩。」

「好咯，我就打敗仗罷。」小毛在一知半解之中，承認了對方的理由，便第二次被降服；並且，他打敗仗的姿勢還扮得不壞。

忽然間，附近吹來了一陣腐肉的霉爛氣息，那種腥臭簡直沒有東西可以

比擬。於是他們宣告停戰，各自垂下兩手，攔着武器，擡起眼皮來向側面望去，在靠東的馬路邊正挨進了一個骯髒的乞婆，她身上的一切都顛預得異常地可怕，她的步武比一隻垂死的老牛還要迂緩，剛巧和她斷續的呻吟成了合拍的慢奏。

三

他們對這位臭氣薰人的女叫化倒並不感覺到驚異，他們像素識似的，僅捏了捏鼻子，大聲地吐一口唾沫，把眉尖皺了一下，阿壽隨即在地上拾起了破瓦：

破瓦：

「小毛，走！那個瘟臭的爛屍又來了。」嚇的一聲，那片破瓦便向乞婆的身邊飛去了。同樣，小毛也飛去了一些磚屑。

許是他們發現了更孱弱的共同對象的緣故，便停止了他們之間的惡戰，非常滿意地走了。

「年紀輕輕……修行修行罷。」女叫化極其費力的望了望這跑出去的兩個頑童的背影，幾乎是沒有出聲的自語着；接着就是她習慣了的慢性痛楚的呻吟了——噁……噁……

癢

子

卷

由頑童們的避開她而沒有加她以驅逐，這足以證明她和這些垃圾堆的關係，是差不多居於主人的地位的。並且，這兒的色調和氣味完全和她身上的相一致，她像是一條賦有保護色的垃圾堆裏的爬蟲。她那幾於全禿的，只剩下幾絀散亂而黃污的稀疏頭髮，全像久已丟在垃圾裏的髮球，沾滿了灰土。她的鼻孔因了梅毒潰爛的結果，陷成了一個肉紅的深洞，洞裏隱隱約約的有些不潔的液體在向外分泌着；同樣，她的眼瞼也倒翻向外，肉紅色的內皮，寬闊地圍着她那一對無神而灰敗的大眼。她的上脣微缺，嘴部因為歪斜得太

厲害，在口角裏便流出很多的毒涎來；由兩頰扯到兩個耳根，有好多處的紫紅癰痕……總之，她全部的面目，正和這些垃圾堆上所積聚的骯髒的肉皮，雞肫魚腸，以及一切被棄的有機體的壞東西相似——這些是在每天上午，由那些後門裏摔了出來，偶然在她餓極了的時候，也常時在這裏面挑選着她的午餐的。

季節雖然是盛夏，但她身上却穿着一件極其厚重的衣服，最可驚異的是在那重重破布包圍之中的她的肉體，倒從來不會滲出一滴汗水來。她平時疊積着她那卑微的財產，將拾來的破布一條條地結上去，差不多掩蓋了她醜惡的全身，露出一點皮肉來——這倒像是普通女性所賦有的一種嬌羞的自衛。這件衣服雖骯髒破爛得可怕，可是在她那樣的獲得，却比全上海最珍貴的。領時裝還要難於找到。她像是一個污泥塑成的菩薩，不知碰到了多少好運

道，纔由成百成千的善男信女，將那些花花綠綠的布籤貼上了她的金身的。

爲了那件怪樣的衣服，她不得不結怨於一些靠着兩片竹篋來生活的拾垃圾的窮朋友。她那副使任何人都要憎惡的面孔，固然可以使老爺太太們閉着眼睛掩着口鼻去避開她，然而窮朋友却揮動着拳腳來發洩了這種憎恨。因此，她常常被搥得半死，甚或被踢在地下打滾；她雖然無抵抗，但她平生的怨毒，却自然地集中到這些窮朋友的身上了。

三

一個人總應該有個黃金時代的，在她也是一樣。

一個女性的梅毒患者，生活在上海，而始終沒有被治療的機會，結果是成了叫化了——像這樣的一個女人的生世，我們用不着縷述她的生平，便可以用常例推測出來。她們是屠戶鐵鉤上的肉，經常地被凌割，零零碎碎的賣

出去，一直賣到腐爛，以至連送給人也沒有人要的時候，她們被棄了，成了一堆垃圾。所以，像她那樣的黃金時代，說起來是很可笑的；這就是因爲人類當中最可珍貴的情緒，如憐憫，愛情，喜悅，都沒有和她發生過密切的關係的。沒有這些，便沒有燦爛的生活。

她當然也是出身於良家的女子，她孩童時代究竟受了她父母怎樣的撫養呢，這在她的記憶裏是不存在了。明顯的是：在古老而又破落的鄉村裏，凡超過了四五歲的女孩兒，除去充當全家的奴隸，父兄的洩怒器，小弟弟的保姆以外，大概不會理解生活裏還有別種東西的。

二十多年以前，正當一個荒歉的年頭兒，她便從那「靠天吃飯」的農村裏，被她貧賤的父親送了出來，據說是讓她去過一點逸樂的生活。她那時還不解人事，僅知道寂寞，孤苦，和懷戀家鄉；她好幾百次地想逃了回去。但

在這廣闊的上海，從這個弄堂轉到那個弄堂，漸漸地，連這想逃走的心理也被磨滅了。她在這些馬車嘈雜，人物參差的場所，承受着一種特殊的教育，一直到了十一二歲的時候，正應該是容光漸發的時期，而她偏不幸地生得很平庸。她自然很羨慕掛紅彩，吃喜酒，希望由毛丫頭擢升而為搖錢樹；除此以外，她再也不會有其他的改善生活的出路的。

終於因了她身體和年齡的「不成熟，」這神祕的「不成熟」打動了一個客人的心，她所希望而又害怕的一幕，便在一個不大熱鬧的場合之中舉行了。從這時起，她總算學會了一些欺騙和媚術，也例外地穿了幾件天仙似的「行頭，」陪着衣冠楚楚的人們坐了好幾回汽車，上了好多次檯面……這時廣闊的上海，也就在她的眼光之中漸漸地縮小了——這就算是她的黃金時代。可是，廣闊的上海該是怎樣的廣闊呢！那對於她終是茫然的。

更不幸的是她受了踐踏以後，她的身體並沒有隨着年齡長大起來，全盛的青春期也沒有能夠幫助了她的容貌；而必然的病患又深深地苦着她，她沒有被療治的資格，便不得不一層層地降落下去。及至換了幾個弄堂的結果，她就只好在鬧市的繁燈之下，用盡平生之力，去拉那比載重車還重的阿土生了。

生活的末落，使憎惡的情緒在她心靈裏面擴大起來，她漸漸地，祕密地炫耀起她的病患來，她幾乎是崇拜了牠，覺得牠可以替她復仇。她馴服地接受着別人各種各樣的毒菌，再無聲地將牠們廣播出去……她驕傲着她開闢的功績，正和買辦階級覺得他們有功於中國的商業一樣。

這樣的生活，她繼續了有十年之久。

最後，這致命的病患將她打倒了。她霉爛了的器官，再不能接受任何的

襲擊；儘管搽粉抹脂，也已經掩蓋不住她那缺陷了的口鼻；她於是被驅逐，剩給她唯一的生路便只有求乞。

人們的「施捨」也得看面孔的；而她那副嘴臉，却超過了應被憐憫以外。在她生活的經驗裏，她沒有被憐憫過；以她那樣的身分，更不配憐憫別人；她深知道求人憐憫不能成爲她求乞的方法。她由經驗裏知道了人們對她深深的憎惡，她也就深深地憎惡了人們。她從前是祕密地驕傲着她內部的病患，現在却是公開地炫耀着她外鑠了的病狀了。她邋邋的外貌可以使人嚇退，她身上的惡臭更可以使人嘔吐，她利用這些，故意地跟隨着過路的人們，嘴裏溜出些淫穢的謔語，似乎是諷刺他們，又像是威嚇他們，在平時不灑些香水不敢出門，而出門又必需以尋求淫樂爲目的的上海老爺太太們，自然不能忍受這個，爲了極端的憎惡，有時便不吝擲掉一些銀錢。

在這種特殊的方法上，她是成功了。人們常是在別處盡了別種的情緒，而將這零餘的一份留給她，她倚賴着這個撐飽了好幾年的肚皮。的確，比較起用力去拉人而又必須給人家以某種滿足的勾當來，這倒痛快得多了。

三
通
小
叢
書

到近一年來，她的方法漸漸地失效力。因為那病患的加重，使她四肢的轉動不能自如，她脚步十分迂緩，常常追隨不上逃避着她的人們，人們的憎惡滑走了，甚至還有人回過頭來對她嘲笑，因之她失望的次數加多了，而肚皮就常時挨餓。於是，她又想到一個補救的方法，便是鵠候在電車站的石級上，看好了風向，由上風挨次向另一端走去，對每個等電車的人伸出了霉爛的手，這樣一來，比起那徘徊於馬路的邊道上，又高明了許多。

最後，她已到了舉足千鈞的程度；她保護的本能，使她不敢由邊道上衝向馬路中間的電車站上去，她目送着絡繹不絕的飛馳着的汽車，心裏燃起了

萬把憎惡的火餒；但一碰着那巡邏的西捕，她又得受硬底皮靴的驅逐，因了行走不便，瘡口一受着猛踢，就只好像被殺的豬那樣地哀嗥一聲。

十幾丈的道路，在她必須走得精疲力竭；正像一個折了脚的螞蟻，想爬過一個富農的農場一樣。這時候，廣闊的上海，對於她是太廣闊了啊！

四

于
她挑選着這兒的垃圾堆做她的住處，已經有好幾個月了。她蹣跚的脚步已不能離開這兒太遠，差不多在挨過一兩圈馬路的「長途」以後，她必得到這兒來休息一下。

29
這一天可真成了她的劫數，不僅她躑躅了半天不會討得一點東西，肚皮是空得厲害；並且在餓極了的昏迷之中，又受了兩個頑童的一場奚落。在平時，她倒不大理會那些瑣屑的聒噪，而今天却偏會在她腦膜上留了一片淒迷

的網，使她發生了一種極軟弱的，無可奈何的悲憤。這片網和別的網模糊地交織着，拳頭，硬底皮靴，從她身邊滑過去的人影，惡毒的嬉笑，磚屑，瓦片，以至充斥在喉頭的痰潮，和腸胃間的高亢的雷鳴……都樹立起來向她襲擊。雖然是骷髏一般的那副骨架，然而那火柴棒似的兩腿已經支撐不住，她剛一掙扎到垃圾堆陰影中時，她已頹然地躺下去了。

漸漸地，微涼的夜幕吞蝕了落日的餘暉。但在那到處仍是電扇旋舞的氣候裏，而這個裹在層層破布之中的軀體，却在冷得發戰。有時外面來了一陣不經意的熱風，有時皮肉裏發出一種異樣的癢痛，都足以使她癢癢一下。她力閉着眼，蜷縮着四肢，緊咬着那缺漏的牙縫，好像在期待着一種更大的痛苦，便可以把這現實的痛苦減輕了似的。這樣的冷戰延續了兩個多鐘頭，終於因了心血的凝滯，和生機漸次衰歇中所應有的極度的疲倦，慢慢地窒塞了

這痛苦的感覺。

發

子

挂

夜深了。正該是二十四小時中最清涼的一個時辰，在這生意將盡的乞婆身上，不知從那兒來了一陣悶熱。她感到一種強烈的乾渴和煩燥，心坎上似乎射出了無限的火箭，在燃燒着她的全身；她的頭部像是縮小了，而彈性的劇痛却毫無顧忌的緊箍着她。她報復似的掙大了眼睛，但一切在這昏眩的目光中都變了樣子，她已經辨不出遼遠的星光和近處的電炬，只有白光和黑綫在混亂地流動着，似乎大地也跟着在旋舞。她在隱意識的，幾乎是本能的狀態之中，起初是激怒的掙扎，既而轉為恐怖的懾服，最後却成為寧貼的受苦了。她的熱度劇烈地增高上去，而掙扎得太久的心身却反萎弱下來，她昏花撩亂的腦膜上，却漸漸地幻出了一個異境：

她似乎回到了她可貴的處女時代。那時她躺在一張溫軟的牀上，心頭却

砰砰本地跳，正期待一件神祕的大事的來臨。她像是恐懼；像是悲哀，又像是喜歡。她的牀正位置在一間華麗的寢房的中央，這寢房裏炫耀着五顏六色的陳設，這些陳設是太過於光怪陸離了，牠們一搖曳起來，幾乎可以使人害怕。寢房外正滿佈着叢雜的噪音，混和着獷野的笑罵，粗雜的猜拳；胡琴，尖唱，蕩笑，洗牌；堂倌的喝道，觀衆的鬨鬧……融成一片，那聲音的龐大使人恐怖，有類於一個惡夢。

突然，一片寂靜——這寢房裏的光彩，也就隨着那寂靜陰闇下去了。在陰闇之中，隱約地闖進了一個黑影，於是她便更爲恐懼，更爲歡喜，而心頭的跳蕩也就更爲劇烈。漸漸地，她身上沉重的壓下了一個野熊似的東西，牠簡直窒息了她的呼吸；她的臉上癢癢的，好像一個鼻尖由她的頰上慢慢地移到她自己的鼻尖上，這一剎那間，她感到了一種青春的歡悅。但是，忽然一

陣皮肉寸裂了似的鉅痛，使她驚醒了。

她下體創口的劇痛正和夢中相似；她雖在昏眩之中，總算能辨別到那是一個夢，她本能地嘆了一口氣，一個摸索着的蒼繩，從那深陷的鼻孔裏爬了出來，穿過黑暗中飛去了。

五

到了清晨四點多鐘，正是上海兩種階級生活交替的時候，那些行屍走肉已各自找到了他們快樂的終極，沉入到醜惡的夢境中去了。而另一種人，號為地獄裏的朋友們，却剛剛起身，蓄滿着全身的精力，準備着爲了那些地獄主宰者的享樂而去勞動；在他們還沒有出門以前，這是一天中最冷悄的時候，路上絕少行人。

從夜深到清晨——她已經由模糊的警醒轉到極端的昏迷，從亢熱轉到冰

冷，幽寂地，痛苦地扎了幾個鐘頭，終於獲得了她永久的安息了。那沉默的稀疏的星，因了自己的行將隱沒，却溫撫地下視着這寂然的大地。熹微的晨光，帶着那脈脈的曉風，似乎在梳沐着世界上的一切，使他們更快樂，更新鮮。在溫靜與和平之中，她莊嚴地躺在那兒；便是那垃圾堆，在這時候也並不見得可厭。

小 恰像有人來奔喪似的，碰巧一個拾垃圾的人光顧到這兒來，他翻檢了一叢兩處垃圾以後，便發現了這位素相仇恨的女人。他一看見這尷尬的面孔，憎惡的情緒頓然滋長起來，他故意要在她身子底下去掘發一些東西，便一脚踢過去。但那沉重而賦有彈性的一堆死肉，並不像平時那樣易於滾動，他驚異了，他臆測着這討厭的「爛貨」大概是死了——並沒有出他近日的意料之外。他側着身子將那可怖的額角摸了一下，心苗裏不自禁地開起花來：

「我早就替你好算了命啦！」他啞然地失笑了。

大概一方面由於自私，而另一方面由於憎惡的緣故吧，他想，這該是他接受這份財產的時候了。他心虛地走到馬路邊上一看，果然連兩頭站崗的警察都沒有；再環顧那三面的樓窗，雖然大半是開着的，但也不見半個人影。他膽子放大了，走近那死屍的身邊去，他瞥視了一下那件層層懸結的鶉衣，好像舊物重觀的樣兒，真有說不盡的欣慰。

那廣漠的寂靜，固然給了他卑劣的動機，同時也給了他一些恐怖和慚愧，所以當他動手去剝那件衣服的時候，手裏便有些發抖；加之那溫靜而和平的晨光的暗示，漸漸的，他已經用了抱歉的目光去瞥視那尷尬的面孔了。他艱困地剝開了那件衣服，端詳着這醜女人的肉體，除去那梅毒的創口和癍痕，非一般所通有之外，她那退縮了的乳房，鵝肋似的前胸，幾乎和一些瘦瘠的

男子一樣。突然，他發生了一種極其古怪的動作，他將他枯瘠的手腕和那女人的膚色比較起來了，這種思想的由來使他自己也吃了一驚。那都是乾枯，皺起，垢膩蓋上了蒼白而成了鐵青色……這些他和她正是一樣。他想起了另一種人，那是潔白，緋紅，或是白中泛紅，和他們却迥然不同，那纔應該被憎惡！他發現了這一點，於是由那女人的生世裏讀出自己的身世來，由那女人的結局推知了自己的結局，他惘然了。

素 在他茫然地離開那些垃圾堆的時候，他却緊緊地將那件破衣服蓋密了這書 女叫化的全身。

多收了三五斗

聖陶

萬盛米行的河埠頭，橫七豎八停泊着鄉村裏出來的做口船。船裏裝載的

是新米，把船身壓得很低。齊着船舷的莢葉和垃圾給白膩的泡沫包圍着，一樣一樣地，填沒了這船和船間的空隙。

河埠上去是只容兩三個人並排走的街道。萬盛米行就在街道的那一邊。朝晨的太陽光從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來，光柱子落在櫃臺外面晃動着的幾頂舊氈帽上。

那些戴舊氈帽的大清早搖船出來，到了埠頭，氣也不透一口，便來到櫃臺前面占卜他們的命運。

「糙米五塊，穀三塊，」米行裏的先生有氣沒力地回答他們。

「什麼！」舊氈帽朋友幾乎不相信他們的耳朵。美滿的希望突地一沉，一會兒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裏，你們不是賣十三塊麼？」

「十五塊也賣過，不要說十三塊。」

「那里有跌得這樣利害的！」

「現在是什麼時候，你們不知道麼？各處的米像潮水一般湧出來，隔幾天還要跌呢！」

通 剛才出力搖船猶如賽龍船似的一股勁兒，現在在每個人的身體裏鬆懈下來了。今年天照應，雨水調勻，小蟲子也不來作梗，一畝田多收這麼三五斗，誰都以爲該得透一透氣了。那里知道臨到最後的占卜，卻得了比往年更壞的課兆！

「還是不要糶的好，我們搖回去放在家裏吧！」那簡單的心裏噴出了這樣的憤激的話。

「噓，」先生冷笑着，「你們不糶，人家就餓死了麼？各地方多的是洋

米，洋麵，頭幾批還沒有吃完，外洋大輪船又有幾批運來了。」

洋米，洋麵，外洋大輪船，那是遙遠的事情，彷彿可以不管。而不糶那已經送到了河埠頭的米，卻只能作爲一句憤激的話說說罷了。怎麼能夠不糶呢？田主那方面的租是要繳的，爲着僱短工，買肥料，喫飽肚皮借下的債是要還的。

「我們搖到范墓去糶吧；」在范墓，或許有比較好一點的命運等候着他們，有人這麼想。

但是，先生又來了一個「嗤」，捻着稀微的短髭說道：「不要說范墓，就是搖到城裏去也一樣，我們同行公議，這兩天的價錢是糙米五塊，穀三塊。」

「到范墓去糶沒有好處的，」同伴間也提出了駁議。「這里到范墓要過兩個局子，知道他們捐我們多少錢。就說依他們捐，那里來的現洋錢？」

「先生，能不能抬高一點？」差不多是哀求的聲氣。

「抬高一點，說說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話。我們這米行是將本錢來開的，你們要知道。抬高一點，就是說替你們白當差，這樣的傻事情誰肯幹？」

三 「這個價錢實在太低了，我們做夢也想不到。去年的糶價是七塊半，今年的米價又賣到十三塊，不，你先生說的，十五塊也賣過；我們想，今年總要比七塊半多一點吧。那里知道只有五塊！」

叢 書 「先生，就是去年的老價錢，七塊半吧。」

「先生，種田人可憐，你們行一點好心，少賺一點吧。」

另一位先生聽得厭煩，把嘴裏的香煙屁股擲到街心，睜大了眼睛說：「你們嫌價錢低，不要糶好了。是你們自己來的，並沒有請你們來。只管多嚕嚕做什麼！我們有的是洋錢，不買你們的，有別人的好買。你們看，船埠頭又

有兩隻船停在那里了。」

三四頂舊氈帽從石級下上升上來，舊氈帽下面是浮現着希望的醬赤的顏面。他們隨即加入先到的一羣。斜伸下來的光柱子落在他們的破布襖的肩背上。

「聽聽看，今年什麼價錢。」

「比去年都不如，只有五塊錢！」伴着一副懊喪到無可奈何的嘴臉。

「什麼！」希望猶如肥皂泡，一會兒又迸裂了三四個。

希望的肥皂泡雖然迸裂了，載在敞口船裏的米卻總得糶出；而且命中注定，只有賣給這一家萬盛米行。米行裏有的是洋錢，而破布襖的空口袋裏正需要着洋錢。

在米質好和壞的辯論之中，在斛子淺和滿的爭持之下，結果船埠頭的敞

口船真個敞口朝天了；船身浮起了好些，填沒了這船那船間的空隙的葉葉和垃圾不復可見。舊氈帽朋友把自己種出來的米送進了萬盛米行的廐間，換到手的是或多或少的一疊鈔票。

三
「先生，給現洋錢，袁世凱，不行麼？」白白的米換不到白白的現洋錢，好像又被他們打了個折扣，怪不舒服。

小
「鄉下曲辮子！」夾着一枝水筆的手按在算盤珠上，鄙夷不屑的眼光從眼鏡上邊投射出來，「一塊錢鈔票就作一塊錢用，誰好少作你們的一個銅板書。我們這裡沒有現洋，只有鈔票。」

「那末，換中國銀行的吧。」從花紋上辨認，知道手裏的鈔票不是中國銀行的。

「嚇！」聲音很嚴厲，左手的食指堅強地指着，「這是中央銀行的，你

們不要，可是要想喫官司？」

不要這鈔票就得喫官司，這個道理不明白。但是誰也不想問個明白；大家看了看鈔票上的人像，又彼此交換了將信將疑的一眼，便把鈔票塞進破布襖的空口袋或者纏着褲腰的空褡褳。

衆

一批人咕嚕着離開了萬盛米行，另一批人又從船埠頭跨上來。同樣地，在櫃臺前迸裂了希望的肥皂泡，趕走了入秋以來望着沈重的稻穗所感到的快樂。同樣地，把萬分捨不得的白白的米送進萬盛的廩間，換了並非白白的現洋錢的鈔票。

衆

街道上見得熱鬧起來了。

舊氈帽朋友今天上鎮來，原來有很多的計畫的。洋肥皂用完了，須得買十塊八塊回去。洋火也要帶幾匣。洋油向挑着擔子到村裏去的小販買，十個

銅板只有這麼一小瓢，太喫虧了；如果幾家人家合買一聽分來用，就便宜得多。陳列在櫥窗裏的花花綠綠的洋布聽只說消八分半一尺，女人早已眼紅了許久，今天糶米就嚷着要一同出來，自己幾尺，阿大幾尺，阿二幾尺，都有了預算。有些女人的預算裏還有一面蛋圓的洋鏡，一方雪白的毛巾，或者一項結得很好看的絨繩的小圍帽。難得今年天照應，一畝田多收這麼三五斗，把一向捏得緊緊的手稍微放寬一點，誰說不應該？繳租，還債，解會錢，大概能夠對付過去吧；對付過去之外，大概還有得多餘吧。在這樣的心境之下，有些人甚至想買一個熱水瓶。這東西實在怪，不用生火，熱水沖下去，等一會倒出來照舊是燙的；比起稻柴和蘆葉做的茶壺窠來，真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上。

他們咕嚕着離開萬盛米行的時候，猶如走出一個一向於己不利的賭場，

——這回又輸了！輸多少呢？他們不知道。總之，袋裏的一疊鈔票沒有半張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還要添補上不知在那里的多少張鈔票給人家，人家才會滿意，這要等人家說了方能知道。

輸是輸定了，馬上開船回去未必就會好多少；鎮上走一轉，買點東西回去，也不過在輸賬上加增了一筆，況且有些東西實在等着要用。於是街道上見得熱鬧起來了。

他們三個一羣，五個一簇，拖着短短的身影，在狹窄的街道上走。嘴裏還是咕嚕着，復算剛才得到的代價，謾罵那黑良心的米行。女人臂彎裏鉤着籃子，或者一手牽着小孩，眼光只是向兩岸的店家直溜。小孩給賽璐珞的洋囡囡，老虎，狗，以及紅紅綠綠的洋鐵銅鼓，洋鐵喇叭勾引住了，賴在那里不肯走開。

「小弟弟，好玩呢，洋銅鼓，洋喇叭，買一個去，」引誘的聲調。接着是：——「鑼，鑼，鑼，——叭，叭，叭。」

「噹，噹，噹，——」「洋磁面盆刮刮叫，四角一隻真公道，鄉親，帶一隻去吧。」

「喂，鄉親，這裡有各色花洋布，特別大減價，八分五一尺，足尺加三小，要不要剪點回去？」

萬源祥大利老福興幾家的店夥特別賣力，不惜工本地叫着「鄉親，」同時拉拉扯扯地牽住「鄉親」的布襖；他們知道惟有今天，「鄉親」的口袋是充實的，這是不容放過的好機會。

在節縮預算的躊躇之後，「鄉親」把剛到手的鈔票一張兩張地交到店夥手裏了。洋火，洋肥皂之類必需用，不能不買，只好少買一點。整聽的洋油

價錢太「咬手」，「不買吧，還是十個銅板一小瓢向小販零沽。衣料呢，預備剪兩件的就剪了一件，預備娘兒子倆一同剪的就單剪了兒子的。蛋圓的洋鏡拿到了手裏又放進了櫥窗。絨繩的帽子套在小孩的頭上試戴，剛剛合式，給爺老子一句「不要買吧」，便又脫了下來。想買熱水瓶的簡直不敢問一聲價。說不定要一塊塊半吧。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買了回去，別的不說，幾個白頭髮的老太公老太婆就要一頓頓地罵：「這樣的年時，你們貪安逸，化了一塊塊半買這些東西來用。永世不得翻身是應該的！你們看，我們這一把年紀，誰用過這些東西來！」這嚕嚕也就夠受了。有幾個女人拗不過孩子的慾望，便給他們買了最便宜的小洋囡囡，小洋囡囡的腿臂可以轉動，要他坐就坐，要他立就立，要他舉手就舉手；這不但使拿不到手的別的孩子眼睛裏幾乎發火，就是大人看了也覺得怪有興趣。

「鄉親」還沽了一點酒，向熟肉店裏買了一點肉；回到停泊在萬盛米行船埠頭的自家的船上，又從船梢頭拿出鹹菜和豆腐湯之類的碗碟來，便坐在船頭開始喝酒。女人在船梢頭燒飯。一會兒這隻船也冒煙，那隻船也冒煙，個個人流着眼淚。小孩在做口朝天的空艙裏跌交打滾，又撈起浮在河面的髒東西來玩，惟有他們有說不出的快樂。

小 酒到了肚裏，話就多起來。相識的，不相識的，落在同一的命運裏，又會飲在同一的河上，你端起酒碗來說幾句，我放下筷子來接幾聲，中聽的，喊聲「對，」不中聽，罵一頓：大家覺得正需要這樣的發洩。

「五塊錢一擔，真是碰見了鬼！」

「去年是水災，收成不好，虧本。今年算是好年時，收成好，還是虧本

「今年虧本比去年都利害；去年還糶七塊半呢。」

「又得把自己喫的米糶出了。唉，種田人喫不到自己種出來的米！」

「爲什麼要糶出呢，你這死鬼？我一定要留在家裏，給老婆喫，給兒子喫。我不繳租，寧可跑去喫官司，讓他們關起來！」

「也只得繳租呀。繳租立刻要借新債。借了四分錢五分錢的債來繳租，貪圖些什麼，難道貪圖明年背着更重的債！」

「田真個種不得了！」

「退了租逃荒去吧。我看逃荒的倒是滿寫意的。」

「逃荒去，債也賴了，會錢也不用解了，好計策，我們一起去！」

「誰出來當頭腦？他們逃荒的有幾個頭腦，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聽頭腦的話。」

「我看，到上海去做工也不壞。我們村裏的小王，不是麼？在上海什麼廠裏做工，聽說一個月工錢有十五塊。十五塊，照今天的價錢，就是三擔米呢！」

三 「你翻什麼隔年舊曆本！上海東洋人打仗，好多的廠關了門，小王在那裏做叫化子了，你還不知道？」

小 路路斷絕。一時大家沉默了。醬赤的臉受着太陽光，又加上酒力，個個難看不過，像就會有殷紅的血從皮膚裏迸出來似的。

曹 「我們年年種田，到底替誰種的？」一個人呷了一口酒，幽幽地提出他的疑問。

就有另一個人指着萬盛的半新不舊的金字招牌說：「近在眼前，就是替他們種的。我們喫辛喫苦，賠重利錢借債，種了出來，他們嘴唇皮一動，說

「五塊錢一擔？」就把我們的油水一古腦兒吞了去！」

「要是讓我們自己定價錢，那就好了。憑良心說，八塊錢一擔，我也不想要多。」

「你這囚犯，在那里做什麼夢！你不聽見麼？他們米行是將本錢來開的，不肯替我們白當差。」

「那末，我們的田也是將本錢來種的，為什麼要替他們白當差，為什麼要替田主白當差！」

「我剛才在廬間裏這麼想：現在讓你們沾便宜，米放在這裡；往後沒得喫，就來喫你們的！」故意把聲音抑得低低，網着紅絲的眼睛向岸上斜溜。

「真個沒得喫的時候，什麼地方有米，拿點來喫是不犯王法的。」理直氣壯的聲音。

「今年春天，豐橋地方不是鬧過搶米的事情麼？」

「保衛團開了槍，打死兩個人。」

「今天在這里的，說不定也會喫槍，誰知道！」

散亂的談話當然沒有什麼議決案。酒喝乾了，飯喫過了，大家開船回自己的鄉村。船埠頭便冷清清地盪漾着暗綠色的髒水。

第二天又有一批敞口船來到這裡停泊。鎮上便表演着同樣的故事。這種故事也正在各處市鎮上表演着，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

「穀賤傷農」的古語成爲都市間報紙上的時行標題。

地主感覺到收租的棘手，便開會，發通電，大意說：今年收成特豐，糧食過賸，糧價低落，農民不堪其苦，應請共籌救濟的方案。

黎

于

奎

金融界本在那里要做買賣，便提出了救濟的方案：——（一）由各大銀行錢莊籌集資本，向各地收買糧米，指定適當地點屯積，到來年青黃不接的當兒，陸續售出，使米價保持平衡的狀態；（二）提倡糧米抵押，使米商不至羣相採購，造成無期的屯積；（三）由金融界負責募款，購屯糧米，到出售後結算，依盈虧的比例分別發還。

工業界是不聲不響。米價低落，工人的米貼之類可以免除，在他們是有利的。

社會科學家在各種雜誌上發表論文，從統計，從學理，指出糧食過賸之說簡直是笑話；「穀賤傷農」也未必然，穀即使不賤，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雙重壓迫之下，農也得傷。

這些都是都市裏的事情，在「鄉親」是一點也不知道。他們有的糶了自

已喫的米，賣了可憐的耕牛，或者借了四分錢五分錢的債繳租；有的挺身而出，被關在拘押所裏，兩角三角地，忍痛繳納自己的飯錢；有的沉溺在賭博裏，希望骨牌骰子有靈，一場贏他十塊八塊；有的求人去，說好話，向田主那里退租，準備做一個乾乾淨淨的窮光蛋；有的溜之大吉，悄悄地爬上了開往上海的四等車。

五月的支那

黑 嬰

一

茜美娜的眼珠子出水了，那麼可愛的新加坡姑娘呵！抱着她，出力地吻着她的唇，用舌尖替她拭去了頰邊的眼水。說：

「你等我，茜美娜，榴槤上市的時節我再回來。」

這新加坡姑娘便睜大了她的黑眼珠子。

「真的，你相信我吧！」

應當走了，艦隊一個鐘頭後就要開行。就下了決心給了給她末次的熱吻，——怎麼這兒的姑娘老是那麼多情呵！——撇下了她攬頸在子上的手便出了她的家門。

脚踏在土階上，裏面一陣悲涼的聲音：

「佐治！你真的走了麼？」

頭也沒回便一直向街上走了。

身子在赤道上走，太陽掛在腦袋上面，毒辣地，晒得流汗啦。小帽兒放在頭髮上頭，風吹起了大領兒。瞧瞧這兒的人，棧色的面孔，永遠這麼誠實地生活着哩。還有黃色的支那人；今兒就是向他們的祖國那兒出發哪。

又是五月了。

日子過得真快呵，一九二五那年的五月，是在支那的。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一九……

三
走遍了東西和南北，地球的流浪者一年一年地老啦！手摸了會兒粗鬍子，不覺苦笑起來。

小
回到艦上差點兒趕不及了。

叢
「噠，噠，噠，」的喇叭響了，那麼莊嚴地離開了新加坡。站在甲板上，向着那邊兒招手。

新加坡！來了又去啦，你是永遠平安的，祝福你和可愛的茜美娜！

二

樓抱着茜美娜的溫香還沒消散，高高掛起大不列顛帝國旗子的戰艦又開

進上海的黃浦江來了。

相別了六年的上海呵，地球流浪者又來了。

認得的：這高大的建築物，大自鳴鐘，和平之神，……。帶了兩個年輕人一同地走上岸，一拐便拐進一條大路；走了一會兒，曉得了，這是南京路。

發

子

在

「喂，這條就是那年打死支那人的路哪！」

大聲地說。

「一九二五那一年嗎？」

「對啦，我在這兒的。那些東西真不怕死哩，不給他們點子厲害瞧瞧那裏行？」

「佐治，那個支那人敢跟我作對的便幹掉他！」

「哈，哈……」

一齊笑了。

路上，平靜地。五月的太陽，五月的江風，五月的裝飾；那麼溫暖的天氣，那麼醉人的風，那麼苗條的女人呵！上海的一九三三！跟前回不同了許多。似乎人更多了，屋子更高了，女人更迷人了。……

一路嘻嘻地笑着，噁哩咕嚕地談着，藍色的眼珠子睜大了瞧着。

平靜的支那，平靜的五月。

忘記了新加坡，忘記了舊美娜。——心給支那姑娘擊去了。

晚上，三個人拐進跳舞場。

從美國搬過來的「爵士」，從歐洲走到這兒來的人，喝了一瓶從歐洲運過來的啤酒。

在狐步舞的旋律上，一個人抱着一個，地板上……闊褲管，旗袍角，高跟鞋，黑皮靴……東方與西方的交湊！張開大嘴巴笑着，可是在胸前低垂着的腦袋，柔軟的黑頭髮下面，用手托起她的臉孔瞧瞧，又是眼水！

生長在亞細亞的女人老是愛流淚的。——這麼地自家兒想着：便放慢了步，低下腦袋對她問：

「怎麼哭啦？」

可是她不懂！沒法兒，用袖子替她揩揩淚；笑着，對她表示溫柔。曲子完了。大家回到桌子上來，便說：

「你們覺得支那的女人……」

「有意思呢。」

另一個也說：

「比歐洲的溫柔多啦：」

「那麼，抱一個睡她一夜吧！」

便把一杯白蘭地向喉管倒下去。

三

三

鐘 在五月的太陽下！在五月的氣息裏，浮盪着都市的浮萍呵，從馬路拐進小舞場，從舞場拐進影戲院。

棄

日子過得有點模糊；唱着歌兒，笑着，鬧着，支那是那麼平靜的；有趣的東方古國，地球流浪者有點子留戀着她。比新加坡的椰子樹更好，比舊美鄉更嫵嫩，……一切都是好玩的：坐黃包車，看跑狗，逛地方……。

有一條馬路，看來有點子像法國的地方，沒心腸記住叫什麼名兒。那天是獨自個兒地，一拐就拐進一家咖啡店去了。

兩個女招待一同來啦，都會說英國話的：

「吃什麼哪，My sailor！」

「咖啡。」

「別的呢？」

「你坐下來好不好，等會兒再告訴你。」

留下一個坐下來。

「你的名字，姑娘？」

「柏拉芙娜。」

「露西亞姑娘嗎？——從你的名兒我知道的。」

「猜對了。你叫Tom嗎？」

搖了搖腦袋。

「那麼一定是John！」

「再說說看。」

「不說了。你自家告訴我吧，快點兒！」

三 咖啡送上來了。柏拉芙娜替這陌生人配好了糖，牛乳，再端起來送到他的嘴邊。

小 「咕」地聲兒喝了一口。

叢 「你叫我佐治吧。」

書 「哦，原來是佐治哪，——我竟沒想到這。……」

白的桌布，白的椅子，白的牆壁，白的女招待的衣裳……。人並沒有，祇有兩個人，再喝了一口，覺得咖啡應該在新加坡喝，那兒的味兒真好。可是，這兒有柏拉芙娜。

說了好久，她是那麼會說話呵，五月的女人是聰明的，多情的。

四

「今兒我們逛公園去？」

答應了。

挽着柏拉芙娜——這露西亞女人——的手走出店門。

幽靜的五月的街道。電車隆隆地過去了，叮噠也不響一聲。汽車從腦袋後邊兒呼地一聲兒趕到前面去了，沒有沙塵。——這兒是多麼清靜呵。

慢慢兒踱着，經過一間戲院，一間賣花店，一間音樂鋪子。

哼着露西亞的歌曲，在她的眼珠子裏有憂鬱的光；在她的聲調上盪着哀怨。然而男子不懂咧。露西亞是遠遠地在西伯利亞那邊兒啊，地球流浪者沒過的，這產出柏拉芙娜的地方。

擲了兩隻小角子給門口那兒的售票人，把她掛着拐到兩邊是青青的葉子的狹徑上了。

三
五月的園子裏，閑散的人是多着的。從歐洲來的婦人推着孩子的臥車在草地上走；二尺那麼長的小孩子在池塘邊放船兒。在花叢中，一對對的情人密密地談着。這美麗的世界呵！

小
「柏拉芙娜，園子裏的五月多甜蜜我覺得非常的幸福，因為我伴着你
叢
哪！」

書
說着；身邊一個水手掛着女人過去了。

「上海，五月是最暖和的季節。」

「佐治就在五月裏來了。」

「從前你在那兒的？」

「地球的流浪者那兒都去的。在自己的家鄉停留半年，又走到埃及那麼遙遠的地方去。埃及的金字塔瞧飽啦，想等候木乃伊復活。但是，卻又給載到馬賽去了一遭。新加坡我住上一年多，那兒有棧色的姑娘……哦，那兒比不過支那呢，所以趁着五月的季節來啦！」

那麼流暢地說了一大堆，女人倦了，在池塘邊的草地上坐下來。

傍着她坐下來。默然地，女人的注意力給一羣放小船子的小孩子吸引去了。

抬起腦袋，瞧瞧一片藍色的天空，平靜的海水那麼地，一點波紋也沒有。想到今兒的幸福，微微啓了嘴脣笑。真不願五月逝去，也不想離開這東方古國呵！

「今兒晚上，柏拉芙娜，我請你吃俄國大菜，我伴你跳舞。」

「但是，我得早點兒回家去看母親的。」

「哦。露西亞的女人愛她的母親麼？」

「怎麼啦，難道你不愛你的母親？」

三 「柏拉芙娜，七年了，我離開那可憐的母親。我從來沒回去過，也沒信
道 給她哪，忘記了她好久了！我是她的兒子呵，但是我……」

小 這時便想起英格蘭島上的母親了。

叢 低下腦袋；眼下是一片青草地。

書 「母親呵！……」

那麼嘆息了。

五

「我的母親有顆

愛我的心。

我的母親有對

藍眼珠子。

.....」

拐回牆上，人們都走了，留下的在玩撲克。

一把抓住一個在旁邊看的少年水手。

「你懷念你的母親嗎！」

那個奇怪地瞪着眼珠子，沒話兒。

「我問你：你不想回去看看母親？」

「母親？我的：她死了！」

「死了？怎麼死的？」

「爲了我的父親死的。父親在歐戰的第二年死了，她便發瘋地哭泣着，一直哭到眼睛都瞎了。後來便在醫院裏斷了氣……」

拍了拍他的肩膀，低下腦袋。

三

「佐治，但是你怎麼問起母親來呢？」

鐘

少年水手問。

小

六

沒法兒好好地安睡。嘩啦嘩啦的江水，敲着鐵板；江風是那麼暖和的從圓窗口裏吹到面上來。懷鄉病怎麼也上了自家的身了？不懂！明兒再歡喜地逛支那吧。便閉上了眼皮。

閉着眼皮到天亮。

五月的早上，站在黃浦江上；那麼新鮮的空氣，那麼晴朗的天色。

那兒走。

把頭髮梳滑了，鬍子剃光了；換了套衣服；年輕了三年啦，又向南京路熱鬧的。走着，車子從身旁擦過去了；人從身旁擦過去了。

不是上那間咖啡店去吧。

柏拉芙娜笑着迎上來。相熟了，不問也知道，端了一盅咖啡來。

「佐治，你應該常常來呵！」

說着，挨近自家坐下來。

在對面，兩個講法國話的男子。也像是丟了母親的流浪者。那麼沉鬱的神氣，不然就是失戀的可憐人吧。

想不出什麼話來說，咖啡可喝完啦！——露西亞女人睜開了懂事的眼珠

子，望着他，這個壯健的水手。

拐出店門；幽靜的街。溫和的五月天氣呵，那兒去哪，地球不是很大嗎？然而他覺得沒地方去！站在那兒楞住了。海底般深的空虛，在心坎裏。

……

三
通
小
叢
書

前面兩個少女走近來了。

「五月又完啦，那麼平靜的五月呵！」

披散着金色的頭髮嘆息着說。風似地，五月在這高大的水手身旁過去
了。

輕快地，在光滑的柏油路上，用狐步舞的姿勢走動了。在耳朵那兒，恍
惚留下……

「那麼平靜的五月呵，五月又完啦！」

普 姬

蔡希陶

——一個花苗姑娘——

這故事發生在中國的西南邊隅，在那裏沒有男人是穿長衫的，也沒有女人是習慣着在下體套着叫作「褲」的這種物件的；她們只穿像古代歐洲人常服的那種長大而多摺疊縱紋的裙子。

凡女人穿這類長裙的人種很多，她們都被漢人以諸色古怪卑陋的名字稱呼着。我們現在要在這小故事中講的，是一種被稱為「苗子」的小人種。如果再說詳細一些，那麼他們就是被叫做「花苗」的。這種花苗的名稱，大概是因了他們的女子的服飾的顏色較其他苗族的稍複雜而起的。作者不想涉及民族學的漩渦，去追究他們底起源和歷史，在這裏祇想說明他們不過是一些比遊

牧民族稍爲文明高一點的人種。他們喜牧牛羊，但他們日常吃的葷腥大半都是從山上或水中去漁獵來的；他們曉得耕耘，但他們把一片森林燒毀，種了一二年的蕎麥或玉蜀黍以後，就又吆喝着牲畜，抱着幼兒，遷移到旁的山谷茂林中去居住了。鄰居的漢人們對他們底觀念，是絕對蔑視的，隨時隨地都聽得出來。例如放馱子的漢人罵他們底騾馬時，老是大聲地嚷：「噢！我會死你的爛娘！那裏去學來了這般苗氣？」非但放馱子的人時常那樣說，就是縣長在堂上着急的時候，也往往以「你這苗子！」來罵那些使他心中不如意的書人，以代替「混賬！放屁！」等名詞。

普妮，這故事底主角，就是一個花苗姑娘。她底年齡大約是十四五歲——我們只能說「大約，」因爲她自己不能回答你這個問題；我們所以能說大約，是因爲她的爹說，自從她媽養了她以後，已種過十五回左右的莊稼了。

他和其他的花苗姑娘，一樣地有一個不很高的早熟的身材，一張黃而平扁的「日本婦人型」的臉，一雙黑而圓的大眼睛，一對高聳豐滿的乳房。終年不着鞋襪的腳，有五個短而齊整的腳趾。因為她賦有種族性的矮，又加以自小便勞苦負重慣了的緣故，「苗條」二字是不能用來形容她的。但她底多肉而苗實的腰部，當她被男子們在田野或荒山中調笑時也往往會劇烈地扭動。

我寫這故事時，正是亞熱帶地方的初春。這裏有燥熱的天，紅的桃花，白的李花，卻沒有江南春日所有的嫩綠新翠。

普姬姑娘同着四五個年齡相仿的女伴，一路裏高聲譁笑着，奔向白鮓迭街市去。走到一叢棧欄樹的蔭下，她們都拭着臉上的汗，坐在一塊石頭上休息。「採花山，採花山，採得一個又俊又壯的郎！」她們都一面微笑，一面低唱着。普姬又把頭上的大纏帕鬆了下來，慎重地重新包纏，又將上面的小

銀人兒拉得端端正正。大約這時候她的腦海裏正浮現着幾個青年男子的印象，這幾個影子並肩地站着，各露着惡怒，好像要互相吞噬，又好像大家在爭着要抱住她似的。可是女伴們正在調笑他人或誇耀自己今日要逢到的對手，言笑的嘈雜聲擾亂了她沉思的情調。

三
「哼！」她重重地吐了一口氣。她今日是臨了人生的大陣；一生的命運，將在這樣一個熱鬧的聚會中決定。半個月前，她就開始用羊毛和麻線準備她今日要穿的出色的衣服。在她那寨子裏鄰居的男子們，每見她急步而過時，都要輕薄地喊她「溪邊的小花雀兒」。然而這一面製衣。一面考慮擇偶的半個月光陰中，她總不能替自己決定小花雀兒該讓誰捏入手掌中。年老的爹已明白地向她表示，希望她學着她姊姊們的樣去找一個男人做丈夫，因為家裏已不能再關住這已會飛躍的小花雀兒了。

兩個背着明火槍騎着瘦馬的青年苗子從棧欄蔭的道旁歪眼歪嘴地過去了。女伴們也都催促着再走。

到了一條小溪，普姬知道再翻過小山坡就是人山人海的花山——青年男女歡聚的地方了。她高拽起長大而厚笨的新裙，俯下身去喝了兩口清涼的溪水，又順便把雙腳沖洗一番，就一步一步地爬過那山坡去。

一片較平坦的斜坡上樹着一根高竿，竿頭上紮了一簇松柏葉，又懸一匹幾丈長的紅布，這就是所謂花山了。竿下聚滿着興奮而嘈雜的苗人和一些擺售貨的漢人。人羣又以地域分聚成數小團。普姬住的地方叫撒格龍，所以她便走入了撒格龍的一羣婦女中去。隣居的婦人都稱讚她，並爲她慶祝。她一面接受她們善意的話，一面眼睛偷望着幾個男人的影子打圓圈兒。她儘管依傍着年長的隣嫂，她不敢向任何個她所喜悅或憎厭的男子正眼兒望一望。

到了一定的時刻，這求配偶的會場的幕開了。男人們擎起槍來向天空密密地放了一陣以後，便狂奔着聚攏在高竿脚下，四圍的婦女還一堆一堆地凝站着，悄悄地在議論一些服飾上的瑣事。酒缸裏的酒頓時起了大波動，碗碰碗的聲音叮噹起來，男人們的臉紅熱了，青筋一根根地鼓突出來。於是有人開始把蘆笙鳴鳴地吹響，隨着是粗野而狂亂的求愛曲。這種雜亂無序的求愛小曲，決不能引起任何文明人的美感，因為它只是一種單調的呼喊，亦就震動了整個山坡。

酒後的狂熱蘊藏在紅醉的眼睛中，同時野獸般渴求的光芒掃射着四周聚立着的異性。他們沒有一個不引着喉管高唱，亦沒有一個不因慾望的接近而手舞足蹈。

初春的燥熱蒸發着醉人們的汗臭，酒精在燃燒他們的頭顱。他們的嗓子

已燥烈得微痛，但他們還是發着浪濤似的歌聲，重複着：「我會蓋住屋，一手豎起大松椽：我會種玉麥，一日撒下十八升：妹妹跟我來，夜間伴我睡，白晝替我守家門！」

好像蜂子一般聚着噙着的男人們，在唱了一大陣之後，便潮也似地湧向零散的四周站着的婦女之羣中去。浮浪的譏笑把成羣的婦女追散到四野去。追散了這一羣又去襲擊那一羣，似乎要想在追襲中獲得了一種狂暴的滿足。然而男的狂追女的散躲亦不過是幕前曲罷了。他們和她們都十分地明瞭這一年一回的正劇將在什麼情況下正式開始。

他們是野蠻人，他們有野蠻的法子來收拾他們善于狡脫的姑娘。普姬突然看見一根塗滿油污的長繩，疾速地圈住了她和她的女伴們，如同把她們驅入一間監牢一樣。這樣她們就變成了馴伏的籠中的鴿子，一隻一隻地被一些

男子用紙傘來罩住了。蔚藍的晴空下，無數的紙傘蔽蔭了無數對演着求偶之劇的青年男女。

景紛擾的，是當那個住在螺絲溝的老鰥夫，張大了一雙滿佈紅絲的血眼，伸出枯柴般的雙手，餓鷹似地撲入了婦女之羣的時候，普姬和其他的少女一樣，下意識地躲避到已婚的隣婦身後去。她一面避退着，一面斜眼看見了從她身後走來的少年富之磨。她裝着不知，退到一直和走上來的富之磨碰着身體，然後假裝着吃驚，迅急地回頭瞥了一眼，驚鳥一般地溜開。但是富之磨會來追逐也是她意料中的事。她在人羣較稀的地方鬆下脚步時，那少年已用紙傘溫存地罩住她了。又走了幾步，表明她是想躲而富之磨這少年不許她躲時，她就站住了，低着頭，玩着腰上的寬帶。富之磨是寨子中著名的美少年，有一個年老的姊用勞力養活着他。他是整天用爬樹和唱山歌來消遣的。

這時普姬藏在他的傘下聽他用宏亮的嗓音重複着簡單的求愛曲，心中暗暗地思索着：我和他長得一般高，一般俊，像煞一對芙蓉小鳥，她便用一首意思含糊的山歌去回答他。他喜樂的感情完全在一雙眼睛中透露出來，他得意極了，便隨意地誇說一些他將來的希望。他將有良田，肥羊，壯牛，他將親自蓋一所高大的草房，這一切都是爲了她。但是她聽到這裏，便嗤的一聲冷笑着，一跳一跳地走遠了他。

第二個做她對手的是伽莫，一個粗壯而頭腳稍微顯得呆笨的少年。他住在離普姬家只有四十多里路的地方，家產的豐富，在左近數百里是無人不知的。前年縣城裏來了駐軍索款供養，伽莫的爹以「寒苦求免」回覆了城裏來的老爺，老爺便用一根鐵索牽了他進城去見營長老爺。伽莫的媽到底是女人，他的爸才走了一天，就趕忙在夜間一人掘開了地窖，秤平了二百兩白銀，連

催着伽莫的乾爹漢人張老者去求營長開恩。張老者進城向營長老爺磕了頭，捧上銀子，伽莫的父親便在打完一頓屁股之後，蒙恩放了出來。雖然父親一回家便埋怨母親不該拿這樣多的銀子去贖他，但是伽莫家裏的富名，却因此更哄動了四近。

普姬站在伽莫的傘下，聽着他乾燥單調的歌聲，並不會引起一點興奮的感情。伽莫的歌唱完了，普姬就懶懶地走向人羣中去，伽莫愚笨地拿着傘跟隨她。她稍微感覺到有點疲倦和厭煩，但是當伽莫憨笑地拿着一根甘蔗攔住她並請求她嚐一嚐的時候，她的心胸又都好像浸透在甘蔗甜汁中了，他得意地告訴他一些畋獵的事，一些他的姊出嫁的事。她迷醉地聽完他敘述會有多少人騎着馬背着槍送他的姊到姊夫家去，他父親曾殺了多少黃牛款待親客。她一面輕步走遠去，一面腦中便演出一個虛榮的夢，霧也似的蒙蔽了自己。

一個人影迎着普姬奔來，她又突然感到心頭緊張。她本能地站了起來，全身失去重心似地奔避。當她驚慌地抓住一個隣人伴婦的衣袖時，那男子的傘已在她底頭上了。

那是蓄着一頭黃髮的幾拉莫，瘦瘦的臉，中等的身材，有名的胡賴兒，有名的會用一根樹枝占卜禍福的巫者。他的歌聲幾乎是沙而半啞的，然而他微笑的嘴，挑撥性的眼，却可以吸引任何本分的女人。他對着普姬唱的是一首輕薄的山歌，處處描寫女人身上特殊的部分，他笑着注意普姬臉上的紅暈，他膽大地倚近去，甚至碰着她的衣裳。他看見她的頭低下去，直至不見了臉，只剩下大的包頭帕和頭頂的柔髮時，他的經驗指使他更挨攏去，用體熱去緊接她。普姬聽着他輕薄的歌聲，漸由厭惡而變為麻醉。她喜悅他的肉體挨近：她半知覺着自己全身因血液急流而起的熱癢。一種使他驚懼的感覺，

突然使她想叫喊，但沒有發出聲音。她祇有像獵人面前的野兔子一樣，竄入人羣中而消失了。

一陣稠密的槍聲，閉攏了這求偶之劇的幕。普姬在回家的路上，覓不到她同來的女伴。夕陽已下去了，山谷中充塞了白色的霧罩。霧遮住了金山谷的一切樹木，陰了眼前橫着的路徑和石塊。四野送來一聲聲的鳥啼和牧童的小晚歌。

她一步步地走向家去，散漫昏沈的思想塞滿她的心胸。山徑原是她很熟悉的，但今天好像在霧中變生疏了。她聽見後面有歌聲，那是那個瘦瘦的巫者的歌聲。她心中重新感覺到壓迫，但是疏鬆的四肢使她不能鼓起勁來急走。

「大姊！等我一脚，一路走！」後面起了這樣的呼聲。她既不站住，又

不理睬。

「大姊走路何匆忙？太陽落了有月亮，月亮落了有小哥。」幾拉莫的聲音裝得很尖，爲的是想學女人；可是難聽得好像是鬼叫。

她試着拾起一塊石頭去擲那個急追上來的瘦人，但是瘦人一閃身就避開了，而且更急步地追近身邊來。幾拉莫一面喘着氣，一面解釋自己是如何安分規矩的人，決不懷着任何歹意。普姬對於他的話沒有表示，一面下意識地警衛着自己。她斜視着路側的懸崖，她本能地計劃着抵抗的方法。她也感覺到幾拉莫炯炯的目光在打量自己的全身。

然而幾拉莫的甜言蜜語在幾分鐘之內就使她感覺到他是並不見得十分可驚怕的，他輕狂得幾乎抱住了她。

苗子的婚姻雖是自己選擇的，但說合却在父母兄長。普姬回家，她爹在

吃過晚飯後向她說：「女兒喲，我爲你操了這樣久的心，都是想望你成家。我老了，耕作很不靈便，我的勞力已敵不住你的坐食。今天你想必已選定了你的男人，明天他們會來求我，我就把你給了你所願意的。」

普姬十分明瞭父親的衰老，自己坐食的不可能。父親是時刻在計算着自己受聘時的聘禮——那將是一匹壯黃牛和二十四山羊。然而嫁給誰呢？富之磨的清秀身段？——伽莫的富有？——幾拉莫的諂媚？

普姬坐在門口的小木板上出神，三個男人的影子依舊和白天一樣地在她腦子裏打圈兒。除了對於三人形體的追憶外，還有一事在她胸中作怪。那就是伽莫父親的許許多多的黃牛和山羊。

野蠻姑娘的心經不起長期紛擾的，她望着霧色的月亮，手上捧着一撮土，喃喃地咒了一些巫語，就請了月亮娘娘在今夜幫助她決定應該選擇哪一個

男人。

這樣以後，她簡單的靈魂便安穩地入了睡鄉。

明天，老人就照着他女兒的主意，把她許給了伽莫。

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草于雲南桂皮山。

神心心心雅雅雅雅非非非非子子子子衡衡衡衡代代柳曹
神神雅雅雅雅非非非非子子子子衡衡衡衡代的記歐譯法
同能助注同注
記龍龍卷卷卷卷卷卷于于于于卷卷卷卷卷卷女事蘇月
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

〇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〇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〇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〇

列晉晉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靳
 黎千千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超寶寶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充充充充清編編錄錄著
 著著註註註註註註註註註註註註註註註註註註註註註註著著著著著朝朝部

日農日	莊周	中國文	求章	兒知	智童	人經	讀生	農果	農青	百科	科	墨墨	淮淮	莊老
本揚	子易	國文	章寫	知童	童	經生	經問	家樹	產春	學題	學		南南	
之管	哲大	史簡	作研	與	教測	意	(四)	繁製	生數	一	(三)	子子	子子	
農	編編	上上	究學	為	驗	識	論	植造	理	談	錄	下上	下上	下上
場理	學網	網	學	育	識	識	論	業法	學談	談錄	座	下上	下上	下上

五五五	四四四	四四四	四四四	四四四	四四四	四四四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一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二一	〇九八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七六五	四三二	一〇〇	六五四	三二一	三二一	三二一
小島憲王	吳錫昌	馮陸著	朱滋萃著	平心著	吳南軒著	陳鶴琴等	張耀梁等	胡樸安等	趙錫興	薛德庸	陳鴻昌	劉安著	劉安著
楊開道著	蔣錫昌著	吳錫昌著	馮陸著	朱滋萃著	平心著	吳南軒著	陳鶴琴等	張耀梁等	趙錫興	薛德庸	陳鴻昌	劉安著	劉安著
水局編輯	楊開道著	蔣錫昌著	馮陸著	朱滋萃著	平心著	吳南軒著	陳鶴琴等	張耀梁等	趙錫興	薛德庸	陳鴻昌	劉安著	劉安著
水局編輯	楊開道著	蔣錫昌著	馮陸著	朱滋萃著	平心著	吳南軒著	陳鶴琴等	張耀梁等	趙錫興	薛德庸	陳鴻昌	劉安著	劉安著

三 通 書 局 營 業 要 目

學校課本
運動器具

中西文具
各種掛圖

機關用品
教育用品

繪圖儀器
兒童玩具

中西書籍
風琴樂器

雜誌刊物
各種地圖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一月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一月十日發行

猴 子 拴

編輯者
三通書局編輯部

代表人 中村正明

發行者
上海三通書局

代表人 中村正明
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印刷者
三通書局印刷所

代表人 中村正明
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門市部
四馬路中三三一號

分局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杭州新民路三四五號

新嘉坡 安大街

南洋新加坡及全國
各大埠各大書局

代理店

7.82

232543

232543

